

◎人世間

故乡的河 文学的河

郭文斌



宁夏固原村景

孙景波绘

随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的落成，随着中国首个“文学之乡”称号的落户，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的名气越来越大。西吉县将台堡，就是我的故乡。故乡位于宁夏南部，六盘山西麓，有一条河穿过，名叫葫芦河。关于葫芦河有许多传说，最为著名的，就是老寿星的葫芦说。

小时候，家里有幅寿星中堂挂画，寿星手中的龙头杖上就挂着一个葫芦。问父亲，为什么要挂个葫芦？父亲说，这寿星是主管人间的福禄寿三星之一，葫芦里装着精气神，谁得到它，就能五福临门，就能吉祥如意，就能心想事成。

经父亲这么一说，再到村里最高的东望梁，看环绕村子的葫芦河，就觉得它不再是河，而是老寿星平放在大地上的一个宝瓶。再到河里游泳，一尾尾小鱼的尾巴触在在身上，就像是吉祥的仙气住进身体里。

这葫芦河真是神奇，冬天不结冰。不结冰当然好，方便了沿河百姓用水。可是到了我上中学的时候，神奇却变成了考验。因为家离学校远，每天鸡叫时分就要往学校走，冬天过河时，脚石在沉沉夜色中若隐若现，我经常踩空，掉到河里。一堂课上下来，鞋子就会结成冰，冻在脚上，寒凉直钻心房。夏天天下大雨，发大水，过不了河，只有望河兴叹。那时就想着，长大了一定要在这里建一座桥。

二

3年后，我考上固原师范，背着行囊从葫芦河的石上走过时，心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味道。

从固原师范毕业后，我被分到母校将台中学教书。如果天气晴好，每天下午我都会骑自行车到河滩打会儿拳。累了，就躺在河滩上睡一会儿。宽阔的河滩没有人，阳光和煦，黄沙温暖，身心虚静。休息过后，再到河边，捧起热乎乎的河水洗把脸，骑车回学校。

那时，我已开始在报纸上发些短文。一天，我收到西吉县教师进修学校尤屹峰老师寄来的一份油印刊物，名为《葫芦河》，并收到邀请我加入葫芦河文学社的消息。之

后，我经常上县里参加活动，社员们互相切磋，相继有文章在报刊发表。我这才意识到，故乡的河，多了一条支流，那就是文学的河。

又3年，我考入宁夏教育学院中文系进修。毕业后，被分配到西吉县教育局工作。住在教育局办公楼上，窗前就是葫芦河。每天晚饭后，我在河边散步、读书，就会想起小时候家中的那幅中堂，想起葫芦的寓意。

记得父亲一次次对我讲，中国人挂中堂，是让它时时提醒自己。老寿星手持龙头拐杖，上面挂着葫芦，就是提醒我们，要时时培植精气神，处处养护精气神。我问，如何才能培植精气神？父亲说，教育啊！你从事的教育工作，不就能培养学生的精气神吗？我想，自己喜爱的文学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

两年后，我调入固原地区文联，任《六盘山》杂志编辑。故乡的文学之河也越来越壮大。2001年5月23日，西吉县第一次文代会召开，文联成立。后来，《葫芦河》也在县财政支持下，作为西吉县文联主办的季刊印行。赶巧的是，几乎在同时，我调入银川市文联，任《黄河文学》杂志编辑。有人半开玩笑地说，你这是从“葫芦河”汇入“黄河”了。

小时候，看着村前的杏树，在我期待的目光里一天天开花、结果、长大、成熟，我就会想起父亲

的话，“这世上的一切，都是老寿星葫芦里的精气神变的，也是精气神养成的。”那么，这树上的杏子，也一定是老寿星葫芦里的精气神变的。开花是因为精气神睡醒了，长大是因为精气神充沛了。后来开始写作，我心想，自己不也是一棵树么？这树上，该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？

三

2003年春天，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。当时写了一个短篇小说《吉祥如意》，描述乡村的优美隽永，希望净化人们日益浮躁不安的心灵。这篇作品后来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。2007年，在浙江绍兴举办的颁奖典礼上，我再次想起葫芦河，想起那幅中堂。

2010年，在葫芦河岸边长大的一棵名叫郭文斌的“树”上，结出两个果实，那就是历时12年写成的长篇小说《农历》和历时4年写成的随笔集《寻找安详》。前者是写成长的，写如何养护人的精气神。它首先是一个祝福，对岁月的，对大地的，对恩人的，对读者的。同时，我还在想，小说要对现实负责，但更应为心灵服务，就像“点灯时分”，把灯点亮才是关键。看完《农历》，读者就会知道，其中的15个节日，每个都有一个主题，它是古人为我们开发的15种生命必不可少营养素，也是古人为后人精心

设计的15堂“化育”课，古人早就知道，“化育”比“灌输”更有力，“养成”比“治疗”更关键。

而《寻找安详》中，我写到了如何才能获得“安详”，如何在生活中应用“安详”，如何通过文学传播“安详”的观念。和《农历》不同的是，《寻找安详》像一个魔法师，把我带向另一个世界，带向一个看似和文学“无关”的世界。从这两本书开始，我从之前的流浪状态回归，回归到传统；从之前的悬空状态落下来，落到葫芦河边。我仿佛看到，故乡的水土变成一滴墨水注入我的文字里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不少读者读过《寻找安详》后找到我，提出办读书会想法。2012年，我就鼓励几位从《寻找安详》受益的同学创办了全公益“寻找安详小课堂”项目，探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帮助抑郁症患者走出困境，没想到效果不错。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一起学习、共同进步，不少人在这里走出困境。每次听同学们分享时，我就想起当年的那个愿望，要在葫芦河上修一座桥。没想到，这桥，却以“寻找安详”为名，修在许多读者的心里。这促使我对文字更加敬畏，也更加深信，具有唤醒作用的文字，本身就是祝福，就是吉祥如意，就是一条“葫芦河”。

四

2017年8月，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《记住乡愁》剧组把撒乡建镇不久的将台堡镇列入第四季拍摄计划。当年10月正式开机时，我在航拍器中看到，葫芦河就像一个宝葫芦，雾气腾腾，美妙难言。如今，葫芦河已经变成一个能够和江南媲美的景观河道了。我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，决定把这条故乡的母亲河、这条文学之河融入新书《中国之美》的装帧设计中。美编设计了几个书封，我特意选择了形似葫芦的河。

不久前，《中国之美》研讨会先后在北京和银川召开，听着大家的评论，我的眼前再次浮现出那幅中堂，浮现出小时候坐在东望梁山顶上，畅想长大后，我将走向哪里，做什么、能干出什么名堂的情形。透过时光的帷幕，再次想起葫芦河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葫芦，还有更为深广的寓意。

名碑。庙内还有文物陈列室、诗史堂。白帝庙东、西各有一处碑林，其中隋代碑刻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。

站在白帝庙内，我浮想联翩。奉节县是历史文化名城，历代著名诗人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苏轼、黄庭坚、范成大、陆游等都曾登白帝，游夔门。李白一生3次过夔州瞿塘峡，725年第一次过瞿塘峡，写下“桃花飞绿水，三月下瞿塘。雨色风吹去，南行拂楚王”的诗句。第三次来到瞿塘峡，他写下千古绝唱《早发白帝城》，感染了无数人。杜甫《登高》中两句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同样写于夔州。杜甫在夔州寓居1年9个月，写诗430多首。导游自豪地介绍：“在奉节县长达2000多年的诗词史里，历代诗人留下了3万余首作品，这里堪称‘中华诗城’并不为过。”

听了她的解说，我突然悟到这次会议放在奉节举行的理由。奉节，这座蕴藏着无限生机的千年诗城，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根。“海内外中华文化遗产与发展”学术研讨会选在奉节举办，是一次寻根溯源，它鼓舞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协力，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。



白帝城

田心绘

◎零时差

在千年诗城觅中华文脉

黄宗之（美国）

去年11月我回国探亲，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来的邮件，邀请我参加在重庆奉节县举行的“海内外中华文化遗产与发展”学术研讨会。

奉节？我对它不是很了解，查询地图，从家乡湖南衡阳到重庆奉节没有直达的高铁，仅有一趟不用出站的从汉口中转到奉节高铁站。到站是晚上8点多，初到人生地不熟的偏远县城，到时候怎么去宾馆？我有些犹豫，于是给朋友发微信，想听听他的意见。他极力鼓励我去，说奉节是古都，有著名的白帝城，恰好与我从事的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传播工作相契合，大会放在那儿召开是有它的深意的。

我回国探亲数次，这回是首次到一个县城。脑子里的县城还是几十年前离开祖国时留下的印象，几条不宽的街道，街边两三层楼房，一层的店铺前有小商贩摆摊。到奉节，出车站，有人来接我，坐在车后座，我眯着眼睛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窗外，想看奉节是什么样。车子在时近时远的山影里与时暗时明的道路上飞奔，接近奉节县城时，不时出现一片片新开挖的红土，这里正打算建造一幢幢高楼。

驶进城区，马路变得相当宽阔，隔离岛两侧大道外，一排排华

丽的街灯和许多几十层的高楼耸立在街道两边。车子经过新城中心的花坛，在明丽的街灯照耀下，鲜花艳丽，芳草嫩绿，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入住酒店，来到20楼一间素雅的房间，窗外楼宇的灯火与不远处波光粼粼的长江尽收眼底，相映成画。我真没想到，一个县城竟如此繁华，国内的建设让我无不感慨。

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，我们到三峡之巅风景区和白帝城观光。来到三峡之巅，赤甲山顶在一片云雾缭绕之中。云絮飘过来，夹杂着蒙蒙细雨。我们经过一座夔乐吊桥，朝三峡瞿塘峡之口的赤甲山峰走去。初冬的栈道沿途树木茂密，深绿、金黄、橙红的树叶装点着整座山头，层林尽染。雄踞长江三峡之首的瞿塘峡，是三峡的西大门。白盐山和赤甲山拔地而起，如门半开。我们经过一处红色的夔字门，有一尊雕像雄立崖石上，是一位坐弹古乐的老人。导游介绍，这座塑像像是为了纪念中国雅乐的鼻祖——夔。三峡之巅是4000多年前上古夔乐的发源地之一，故两江汇合之处被称为夔门。

在这条道的尽头有一座木头搭建的观景台，上面站满了游人。我走到观景台上，极目远眺。群山连

绵，峰峦叠嶂，两条江水从远处的群山峻岭之间蜿蜒而来，在此处汇合。从高处鸟瞰，脚下的长江奔流在峭壁险峻的两座大山之间。云絮时而从中间飘过，让眼前雄奇的景致更增添了一分灵动和神秘，一派雾锁夔门的景象。

离开三峡之巅，我们乘车前往白帝城。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安徽读研究生时，曾到过重庆参加学术研讨会，回程是乘坐游轮沿三峡前往南京，再回蚌埠的。游轮途经瞿塘峡时，我随旅客跑到游轮甲板上，站在拥挤的人群中，争相一睹屹立在长江北岸白帝山巅上的白帝庙。

时隔20年，旅游大巴接近白帝城时，我朝车窗外望去，新奇地发现，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后，长江水位逐渐抬升至175米，如今的白帝城已成为“高峡平湖”中的一座绿色岛屿。

到达白帝城入口处，大门匾额上是郭沫若手书“白帝城”3个大字，大门左右一副对联，“白帝高为三峡镇，瞿塘险过百年关”，出自杜甫《夔州歌十绝句》。白帝城在广义上即指白帝庙，我跟在导游身后，走进白帝庙参观。这里有明良殿、武侯祠、观星亭等明清建筑。明良殿和武侯祠左右两侧藏有各代

我所居住的江苏省靖江市是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小城，我常想，这里的烟火气应该源自70公里外的常州。

为什么是常州？

是因为《马路天使》中的金嗓子周璇吗？还是因为刘海粟的画？或者阿甲的《红灯记》？这几个常州籍的名人，似乎和相同领域的其他名人不一样，多了一层接地气的烟火味。比如，周璇的嗓子不像苏州评弹，也不似无锡滩簧，她的声音是天生的烟火腔，永远有邻家小妹的天然与无邪。

“今且速归毗陵，聊自慰，此我里，庶几旦少休，不即死。”

这是颠簸一辈子的苏东坡老先生带有儿童稚气的率真话。他把“毗陵”（常州及其附近地区的古称）视作“我里”（我的故乡）。

迷上了常州的老先生，来了一次又一次，前后有13次。第13次，老先生走不了了。老先生的眉州是个老好的地方，可苏东坡这段话中的一个“速”字和一个“里”字，既没有辜负眉州，亦没有辜负常州，更没有辜负他心中的山水。

常州，既没有苏州的鲜，也没有无锡的甜，但常州却有可以温老暖贫的烟火气，很亲切的，贴心贴肺的烟火气。

属于常州府的靖江怎么可能没有常州的烟火气呢？

比如刘国钧，15岁的他从靖江出发，到了常州奔牛镇，做了许多大事，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他的灯芯绒。刘国钧就是在常州，织出了灯芯绒布料，这是诞生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块灯芯绒布啊。

“灯芯绒为割纬起绒、表面形成纵向绒条的棉织物。灯芯绒质地厚实，保暖性好，由一组经纱和二组纬纱织成，其中一组纬纱（称地纬）与经纱交织成固结绒毛的地布，另一组纬纱（称绒纬）与经纱交织构成有规律的浮纬，割断后形成绒毛。因绒条像一条条灯草芯，所以称为灯芯绒。”这是我抄的一段关于灯芯绒的文字。

少年时，我认定最暖的布料就是灯芯绒。我的三个贫穷的姐姐，和本村的姐妹们比聘礼时，比的是谁的聘礼中灯芯绒布料最多。谁有两块灯芯绒，就是一个幸福的新娘了。

灯芯绒那么多复杂的工艺，全被刘国钧攻克了。“问我平生少时苦，一生学费钱八百。日食三餐元麦糊，夜卧一张竹编床。半生事业万人功，富就安乐不忘贫。”这是刘国钧的诗。

元麦糊——靖江有，常州有。竹编床——靖江有，常州也有。一个食，一个住。这两个最普通的生活要素，也是构成常州童年的两个关键词。常州的烟火气，其实，就源自常州人最平常的两样东西：屋前的元麦、屋后的竹林。这是常州冬天里最绿的两个“老伙计”。

蒿坪镇的鞠躬礼

朱鸿

陕西省安康市在群山之间，它所辖的紫阳县蒿坪镇，也尽是横川纵岗。从西安出发，穿过秦岭或长或短的隧道，大约4小时车程，便到蒿坪镇。

我此行要到蒿坪镇的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办讲座，分享读书心得和写作心得。

柳梁山并不耸峭，满坡绿意。蒿坪镇中心小学依傍着柳梁山，进校园景致富于立体感。恰逢运动会在进行，刚入校门，便有儿童的生气携着暮春上午的阳光袭来。雏鹰之声，忽急忽缓，听着颇为温馨。

时间尚早，校长带我参观校园。站在一个斜坡上，校长指着一座新建筑介绍起来。此间，一个学生路过，默默驻足，侧过头，向校长这边躬身行礼。鞠躬毕，他转过脸，继续向前走了。我以为这个学生是偶然为之，也没有深思。然而又有两个学生路过，也是如此。我又望着那两个小小的背影，蓦地生发了触动，仿佛看到一种延续久远的教化。我打断校长的介绍，径直问道：“学生以鞠躬为礼，是贵校的一种规定吗？”校长说：“学生对老师鞠躬是一种倡导！学生鞠躬，老师也应该有所回应。”我欣喜之至，感叹道：“这种礼仪蕴含着一种风度，显示的是坚实的自尊和自信。”

讲座结束，校长送我。跨出校门之际，雨滴依依之情。处于学生躬身行礼的触动中，我想再观察一下，便独返校园。

学生逾千，都是镇上的。此时已经放学，校园空空荡荡，不过我还是碰到两个学生，是男孩。他们坐在教学楼背后的台阶上玩着什么游戏，见我过来，便站起来向我鞠躬。我浅浅颌首，带着鞠躬的意思，可惜自觉不

有这两个“老伙计”，烟火气就这样绵延开来。

其实，第一次让我记住常州，还要推算到1983年上大学时。一门党史课里，3个常州青年的身影闪现其中：瞿秋白、恽代英、张太雷。我们的老师为了调动学生上课的兴趣，讲了许多书上没有的细节，比如延安的生活，比如那本《多余的话》。直到1996年，我去扬州学习，才见到这本书。买下，一口气翻完，那时已快30岁，不再是愣头青了，到处碰壁的生活已把我熬成一块石碱，读后的感觉是，“这个题目真好”。

可我的理解还是错了，那次去八桂堂，是我第一次来常州，被瞿秋白的诗猛然撞上——“我是江南第一燕，为衔春色上云梢。”

我战栗了一下。倒不是因为“江南第一燕”中的豪情，而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“衔”字。

这个柔韧的常州人真的预言了自己的命运——就在一个“衔”字中。这“衔”的坚持，这“衔”的舍弃，这“衔”的苦涩，这“衔”的无言，都因为一只高傲的燕子。这只高傲的燕子最后还是回到了故乡的烟火气中。

所以，烟火常州，是这个茫茫人间可堪信任的“底”。



白云溪边故乡情

季全保绘

够大方，有失坦荡。“学生鞠躬，老师也应该有所回应。”我想起校长的话。然而这对我还有点难，我一再敷衍，若有其他老师在侧，我将产生心理障碍，怕不会对学生颌首吧！礼之兴，在师生互动，长幼互动，仿佛德之兴。有深厚的活的文化予以涵养，礼才会行于天下吧！

蒿坪镇初级中学挨着小学，小学毕业，学生换一个校门，抬脚而入，便升入中学了。下午，我向这里的学生分析文章体裁的散文与文学形式的散文之异同，旨在启发学生写散文要追求审美。逾70位学生坐在报告厅，他们都是文学爱好者。一个半小时，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消化我的观点，不过我相信，总有些能接受的。

讲座结束，有学生怯怯地呼我老师，随之拿过本子，要我签名。一边浮想游思，一边签名，我写下的姓名遂显得潦草。事后我反复自问：一个普通的姓名，对蒿坪镇的学生究竟有什么价值呢？唯一能使我稍感安慰的是，这签名是一个象征——这些学生固然生长于群山之中，不过他们准备翻越重峦叠嶂，以见识并生活在外面的世界。少男少女，无不有辽远的志向、精彩的心。

蒿坪镇的马家院子，有一棵逾300年的柏树，是这一带垦荒历史的见证。此地处于汉江流域，文化更受南方影响。紧临四川，遂在饮食上带麻辣带麻。居民近3万，街上店铺相连，晚上灯火辉煌。老师也多住镇上，来来往往，彼此都熟悉。老师跟学生家长即使不熟，谁是谁，大约也知道。这里的老师给人亲切轻松的感觉，学生也很单纯。学生在镇上走着，碰到老师，也会躬身行礼。看到这样的情景，我的感动久久不息。